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a'er" Inheritance and its Target Analysis in the Internet Era

Wang Bing^{1,*}

¹College of Music,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1094703414@qq.com

ABSTRACT

Hua'er is a life culture created by the masses of the bottom people in Northwest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cal China. With the great changes of Chinese society, it has gradually separated from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and transformed into a kind of resource and a feeling of "finding home".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Hua'er's inheritance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onscious inheritance of Hua'er and the bias of the new era "Internet +" inheritance orientation,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target strategies of the Interne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creation mechanism of the people of Hua'er from three aspects: emotional attitude goal, knowledge goal and method goal.

Keywords: Hua'er, inheritance, Internet, target

“花儿”传承的转型及其互联网时代的目标解析

王冰^{1,a}

¹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兰州, 甘肃, 中国
^a1094703414@qq.com

摘要

花儿是乡土中国背景下广大西北底层民众创造的生活文化。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它逐渐脱离百姓日常生活形态,转变为一种资源和“寻归”情怀。本文在花儿传承转型阐释的基础上,审思花儿自觉传承中的不足,以及新时代“互联网+”传承新取向之偏颇,分别从情感态度目标、知识目标和方法目标三个方面探讨了互联网对重构花儿民众承创机制的重要意义和目标策略。

关键词: 花儿; 传承; 互联网; 目标

1. 前言

“花儿”是西北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但是,随着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其承创空间日渐分离和萎缩,虽然,由政府牵头的花儿保护举措日渐加强,但“花儿并未得到人们所期盼的一种发展。一些地方,花儿或逐渐失去了生存土壤;或被城镇边缘化;或在现代文化和城镇生活的夹缝中勉强存身。”^[1]近年,互联网打破了时空束缚,高速度、高容量、高效能地实现了花儿的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交流,花儿的可见度和影响力逐年增强,人们逐渐意识到它对花儿传播的优势和传播促传承之效应,对促进年轻一代持续关注花儿以及花儿意义、价值共识的达成,提升公众传承兴趣,实现与专业传承的互补等,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花儿传承”不仅使花儿保护越来越社会化,也使这项事业越来越具有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然而,当下我国互联网传承民族文化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归咎于网络传承过程中主体行为方向的不明确和目标认知的模糊。下文拟从“花儿”传承转型的现实语境入手,探讨并明晰互联网时代花儿传承的主要目标和实现路径,希望对新时代花儿保护有所裨益。

2. 自然传承向自觉传承的转型

花儿自然传承和自觉传承分属不同时空,前者是农耕社会的产物,是民间土生土长的不脱离生产的劳动者对生活文化的学习和传唱,是对祖辈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承袭与体验,表现为乡土性、群体性和无意识性特征;后者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是不同行为主体在不同场域从事的与承袭花儿传统相关的活动,是在祖辈文化自觉认同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主要特征是组织性、体系性和资源化。二者转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主动

选择的生动体现。

2.1. 花儿自然传承及其解构

花儿起兴于明初的汉族移民，在西北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过程中发展和演变，它源于民间的迎神赛会和祭祀活动，随着历史演变，祭祀、祈祷的功能属性逐渐被反映苦难生活和表达男女情爱所代替，各地迎神赛会也从祀神为主变为娱人为主，形成群聚娱乐性花儿会。^[2]这种“娱乐”并非浅层次的补充能量层次上的娱乐，而是在遵从“人性”准则，传承乡土文化基因，为民俗活动而生，毫无市场功利的，直白、快活、自由的自我表现，是民众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体验。范长风从功能论的视角解析了数百年历史更迭中花儿依旧深受人们喜爱的主要原因：一是交际功能。作为一种有韵的艺术化语言，花儿是特定场合交流、表达和抒发情感最方便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具有广泛现实意义；二是娱乐功能。花儿歌摊赛歌的习俗，与“输赢”相比，人们更在意的是赛歌过程的享受；三是教化功能。对于缺少文字手段的老百姓，传唱花儿是他们创造适合自我生活方式的教化模式，“尕园子里种葱呢，唱花儿度化人心呢，把野花儿谁听呢！”“大佛爷坐的是华林山，后靠了一架花山，尕妹唱的曲干散，劝化吧人心的少年”；四是依歌抒情。唱爱情花儿不等于谈情说爱，“人们基本上遵循着媒灼之言，‘花为媒’的情形无论过去还是晚近，都是个别而非普遍现象。花儿的真正价值在于抒发爱的情感，释放爱的感伤，模拟爱的过程，表达爱的想望，获得爱的教育。”^[3]

花儿是西北劳动人民日常精神生活满足的重要媒介，是人与人沟通、情感表达、认知外界、塑造自我的必需，拥有大量忠实“粉丝”，可谓人人都是传承人。以莲花山花儿会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 1953 年，参加花儿会的人数多达 8 万余人，歌摊 500 多个；1963 年包产到户人数达到 10 万余人，歌摊 800 有余；1983 年土地下放参加 15 万多人，歌摊竟达 1000 多个。^[4]相同的生存环境，相似的情感体验和人生境遇，培育了人们共同的审美观和风俗文化，构建起花儿独特的风格品质和自然传承的稳定传唱民众，也正是这一稳定群体的坚守，使花儿无论是在人口迁移，还是政治动荡，都呈现出积极主动的传播、传承态势，并不断创造出新的花儿式样。

花儿长久流传的根源就是拥有大量稳定的民众传唱群体，然而，随着社会转型，传统自然经济解体，“现代性”观念的价值影响，城乡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适于花儿传唱的生态环境遭遇解构，虽然一些地区花儿的民间乡土根基犹在，但也似乎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且发展轨迹正逐渐脱离民众日常生活。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大量青年农民摆脱土地束缚，涌入城市，稳定的传承群体分崩离析，成为个体劳动力，他们选择城市主流文化，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带入家乡，击破了花儿自然传承的最后一道防线，花儿实践主体也转向老龄化，而接受新教育新知识的少年儿童也不

再愿意主动学、唱花儿。“浪山”“漫花儿”的人越来越少，上世纪末唱花摊子骤减不足 100 个，^[5]现在则更少，花儿会的自然传承功能逐渐弱化甚至消失，以保护和开发为目的的改造、新生花儿趋向主流，“‘对歌’中的自发性、随意性、自娱性、即兴性成分正在减弱，歌会原本所具有的‘自然天成’的特点尤嫌不足。相反，有组织的、表演性的、人为的成分越来越明显。”^[6]

2.2. 花儿自觉传承的起兴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发展重心的调整，优秀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自花儿被批准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民间文学爱好者通过文字、音像、图片和学术成果，生动真实地记录了与花儿相关的大量事项，极大助力并支持了花儿的传承。同时，花儿也从田野步入城市，歌摊赛歌的习俗由舞台表演代替，传唱主体由民众转变为以表演花儿谋生的职业、半职业演员，传统的娱乐功能转向市场消费，新曲令的编创，茶园花儿的诞生，各级传唱人传承资质的选拔和评定等等，都对现代化进程中花儿的维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信息媒介高速发达，精神文化异常丰富的今天，花儿生存空间的萎缩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传唱人群仍处于断代乏人的窘境。以赵宗福、柯杨、项阳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们梳理并反思了花儿传承中的不足甚至假象，助力花儿传承的探究。论著中他们再三强调，关注花儿存活的文化传统实际，摆正生成机制和传承机制的关系，尤其是对花儿传承主体的培养。近年来，由政府牵头批准的花儿保护机构、项目和活动在花儿传唱区纷纷创立实施。青海省“将花儿会引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德令哈、都兰，海东市循化县、化隆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使柴达木盆地、河湟‘两化’、黄南藏乡第一次有了形成传统的规模花儿会，扩大了外延，丰富了内涵，出现了全省花儿会达七八十处的喜人局面。”^[7]2011 年 6 月宁夏自治区设立宁夏六盘山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着眼花儿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特别是花儿自我传承、保护和更新能力的培养，编制起草了《宁夏六盘山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统筹不同部门，不同时段的保护思路，建构传承人队伍，建设花儿保存展示空间，建立传承基地，拓展传承保护活动，大力修复花儿生态环境，重视生产性保护，^[8]在花儿传承道路上收获了大量成果和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学界的审思和政府牵头的花儿传承探索，为我们明确了践行花儿自觉传承的核心是生成机制的培育，实现“输血”向“造血”的转型。同时，我们应当高度警惕并严格区别以便利为目的的随意加工和改造的“保护”行为。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念，强调对文化“根”的明辨、寻找和继承，把握文化发展脉络和趋势，实现新环境、新形势下文化的自主转型。虽然花儿具有一定表演性，但它离不开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语境，花儿的民族个性，实际生成过程的即时性和创造性，以及传唱人、

参与者、听众的互动交流等等，都是花儿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视它们必将丧失花儿的再生力。面对如此宏大的保护传承工程我们可能会感到无从下手甚至茫然，因此，花儿传承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一个既能维持花儿长远发展，又能明确目标且便于着力的切入点。柯杨先生的《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一文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文章强调花儿依旧保留原初性文化特征的根本在于当地民众对乡土文化的热爱，花儿的发展离不开听众参与对歌手才能的激发和培育，“他们不时为一方精彩的演唱大笑、叫好，甚至提出建议，起到一种智囊团的作用”，“由于歌唱的内容触动了现场听众的内心世界，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接参与了创作，大大丰富了唱词的内容，深化了主题。”^[9]传唱群体是花儿传承的动力，是生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链续接的根本保障，这与前文分析的由于群体传唱人流失导致花儿自然传承的解构和困境相对应。

由是，我们在对花儿传承新路径探索中，理念上应明晰花儿的文化属性，修正人们思想观念中的理解片面，甄别花儿遗产的解构和假古董品质；行为上应纠正偏颇，以培育“群体传承人”为重心，建构花儿生成内部机制，方可应对花儿当下传承的危机和风险。

3. 互联网对花儿传承的机遇和挑战

当今互联网已被公认为信息交流的最佳途径，为人们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最大化的便利和效率，人们日常精神文化的传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61.2%；手机网民规模 8.47 亿，占比提升至 99.1%，每周人均上网 27.9 小时。其中，10—39 岁网民占整体的 65.1%，较往年呈明显上升趋势。^[10]互联网的普及和平民化动摇了主流文化的权威地位，冲击了主流文化所推崇的伦理价值体系，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发展，为民族和本土文化营造了越来越丰富的话语权。

近年来，花儿通过新媒体手段，如微博、微信、QQ、网络论坛、网络直播、公众号等，吸引了众多感兴趣的人对花儿的关注，特别是年轻人和大学生，花儿歌曲、民俗、学术文章等在网民之间广泛传播。前几年西宁论坛里“牧羊哥”和“灶保姐”的花儿跟贴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和热议。（牧羊哥）“高科技做下的杂电脑，耍上了瘾，天每日社区里泡哩。起早贪黑的把贴子跟，辛苦的很，斑斑的礼物们耍哩。”（灶保姐）“社区的论坛上灌水哩，宽带网上的耍哩；阿哥们看帖是要顶哩，杂妹们支持的耍哩……”微信公众号“临夏花儿”自 2015 年 5 月创办至今，拥有粉丝 2851 个，发布消息 459 条，以音像和文字图片形式，涉及内容包括青海、甘肃两省的传统花儿和新编花儿，以及著名花儿学者、传承人、普通歌手的简介和代表作，花儿最新活动和媒体报道等等，并专设“花儿首页”便于粉丝分享、留言和讨论。

互联网的普及和跨时空特质，唤起了人们对家乡文化的主动关注，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要。花儿在互联网中再次实现了交流、娱乐等功能，城市务工或身居异地的

西北人可以随时随地点开网络媒体，观看和体验熟悉的家乡民俗文化，并复制传播。也可以通过在线直播展示家乡风土人情或花儿会现场，通过网络将花儿推送出去，极大提升花儿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人群的关注、认同并积极参与花儿活动，拓宽日渐萎缩的花儿生存空间，为花儿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互联网作为一个极具优势和便利的新型文化传播平台，突破了传统花儿交流的时空界限，实现了图、文、音、像的一体化，大容量和资源共享展示出其续接花儿自然传承，助力花儿自觉传承的独特优越性。

但是，在此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更应当冷静思考，审视互联网高效现实的功利化特征，经济效益和媒体包装对花儿独有精神底蕴的无视，以及为迎合社会大众“快餐文化”兴趣导致的花儿碎片化传播。由此，在“互联网+”思维与花儿传承融合的技术时代，促使我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树立人们的花儿整体文化观？如何防止技术领域对花儿传承初衷的异化？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首先需要我们对互联网花儿传承目标的明确、细化和解析。

4. “互联网+”花儿传承的目标和实现路径

“互联网+”花儿传承的目标是传承群体文化品质的养成和塑造。所谓传承群体就是能够接受、理解、认知花儿文化，并主动参与体验花儿表演或与之相关民俗活动的人民群众。西方艺术生产链“创作——表演——欣赏”，作为艺术价值实现和发展的路径，三者缺一不可，反观当下花儿的生产和保护，不仅忽略了它的生活特质和文化精神，甚者保护重心多聚焦在如何创作、表演和传承人的培养，忽略了群体传承人在花儿价值实现和传承、创新的重要地位，互联网在传承中的运用，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助力花儿传承。但是，宏伟目标落地的关键是目标的细化，并转换为具体的可操作、可评估的任务，方能针对性地制定有效策略。笔者将从情感态度目标、知识目标和方法目标三方面展开探讨。

4.1. 情感态度目标——花儿文化认同根基的修复

花儿群体传承人对花儿漠视的根由是认同根基的断裂，而当下影响断裂的主因源于互联网的经济属性。所谓互联网经济属性就是信息输入和输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效益。商业化倾向与本土文化素养的养成矛盾突出。在市场洪流中，互联网为迎合大众多样、易变、主流的文化需求，缺乏正确的判断意识，总是以新、奇、偏为标榜，传统文化的宣传和保存较少，娱乐至上，消费至上。其次，与花儿密切关联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我们眼前消失，即使互联网的即时传播，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也仅仅是平面化、直观式、偶发性的拼贴式文化形态，历史感和深度感被消解磨平，导致民众对花儿情感的淡化和怀旧记忆的失落。互联网的商品化和碎片化取

向正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花儿文化认同的根基。

由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目标就是重构民众的花儿记忆,重温历史,深化情感。我们认为,首先应当搭建以政府为主体的花儿网络平台,并由学界专家指导、参与。前文提到的“临夏花儿公众号”是由某文化传媒公司搭建,依托地方商务酒店和旅游景点,在传播内容和体系构建上存在明显商业性、随意性和片面性。当然,对于民间自发的互联网花儿传承的评价可能过于苛刻,但是,无论是资金还是理念,个体很难承担花儿记忆重构的重任,需要国家(地方政府)出面,把握互联网中花儿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主控权,获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权。其次,以深化民族情感为纽带,通过历史故事、纪录片等形式再现花儿记忆。充分尊重花儿学成果,量身设计和打造花儿历史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再现花儿(会)历史,为大众营造“在场”情境,使民众重温与重识花儿的传统记忆、群体历史记忆和现有记忆,或是以第三人在场讲述真实事件、真实历史的方式,构筑互联网的“花儿认同空间”,缩短“认同间距”,达到牢记民族情感,强化民族意识,修复花儿文化认同根基的目的。2017年央视的《西北花儿王朱仲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通过实地寻访拍摄和大量当事人访谈,讲述了一代民歌传承人充满传奇、曲折的人生故事。该节目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点播量极大,有的地方高校已将其结合教材引进课堂,辅助花儿民歌的授课,增进了人们对花儿的理解,拉近了花儿同人们的距离。

4.2. 知识目标——花儿核心文化的认知

群体传承人文化素养的塑造离不开花儿核心文化的理解。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的重视,花儿歌节、花儿大舞台、花儿擂台等形式各异的花儿活动诞生,极易混淆人们对花儿“真实性”的辨别,因此,互联网在群体传承人文化素养养成中知识目标的准确性至关重要。非遗保护专家高小康先生曾提出“文化生态壁龛”概念,对非遗生存环境条件的相关程度进行了区分,“找到具有密切关系的环境范围,即文化生态壁龛。文化生态保护‘红线’所圈定的范围就是这种文化生态壁龛。”^[11]“红线”界阈的划分,为实现民众对花儿核心文化的认知明确了方向,红线内,是当下花儿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核心音乐特质和发展要素,离开这些花儿将无法传承甚至延续,这也是互联网时代花儿传承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花儿传承人是核心文化的要素之一。传承人的基本信息,以及他们在什么样的生活情境中演唱,如何演唱,为谁演唱,演唱内容的选定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标准等等,都需要为人们说明和呈现。其次是“花儿茶园”,它是城市化进程中花儿的重要生存空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乡间花儿的大环境已被解构,为满足城市花儿爱好者的需求,不少花儿传唱区新生了“花儿茶园”,它们不仅培养了年轻一代的花儿歌手,并以常态化形式满足了群众对花儿的需求,解决了一批花儿歌手的社会就业,是现阶段花儿传承行之有效的新途径之一。^[12]

互联网对“花儿茶园”的报道,必将引起广大城市居民对身边花儿的关注和参与,政府也将在思想上扭转花儿茶园系非传统的偏执,并疏通政策渠道,制定优惠政策,确立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后是花儿的核心音乐特征。它是花儿的“保鲜剂”,是人们评辩花儿特质和创新的重要依据,只有做到对花儿核心音乐特征的掌握,才能甄别为吸引眼球、提高效益,打着花儿传承旗帜的“新编花儿”。

4.3. 方法目标——重视群众花儿活动体验

“体验”是人们认知文化、理解文化,促进文化认同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我们从祖辈习得的任何知识、经验都必须经过体验才能达到完全吸收和掌握。民间口传心授不仅仅是对传者教授方式的总结,更是对承者参与、体验之实践必须的归纳。前文情感态度目标解析时,历史和现实情境再现、再造的目的就是强调群众的参与和体验,“只有当你进入到这个文化当中去的时候,你才能捕捉到它的话语系统”,^[13]才能获得美感和经验,获得审美评判的标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获得过程就是体认的过程,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做到有效传承,才能真正领悟花儿的文化属性和价值功能的精髓。

网络体验虽然和实地经历差距较大,但是,这种方式可以为身居异地的“花儿家人”和向往花儿却无法前往的“喜花人”提供最大便利。各地花儿会期一般仍依照旧历时间和顺序,持续较长,外出务工人员很难返乡参加,即使身居花儿会场临近县市的农民,也往往因为事务繁忙而缺席。互联网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可以使人们足不出户感受到滋养花儿生长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可以通过直播和互动方式体验到“山花烂漫”的热闹场景,然而这些我们做的都很不够,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重视和引导。另外,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AR(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开发保护中已得到普遍应用,其最终目标是“将虚拟数字内容信息与系统摄像机捕获到的周围环境现实场景实时地叠加,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并通过显示设备将增强的信息实时地显示输出,并能实现与用户的人机交互功能。”^[14]该技术通过可视化和情境化的虚拟动画、场景、事件等的重构与再现,使用户在真实现场环境中体验到非遗背后的历史情境。我们也可以将此技术与花儿传承相结合,通过互联网推广,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多方法地增加人们对花儿体验的机会。

5. 结论

“花儿”自然传承向自觉传承的转型是乡村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互联网+花儿传承”作为未来花儿承创的新趋势和新路径,对摆正花儿生成机制和传承机制的关系,尤其是传唱群体的培育具有积极作用。由是,明晰互联网时代花儿传承的情感态度目标、知识目标和方法目标,对深化传承群体的花儿文化情感,甄别花儿“真

实性”，获得花儿美感和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基金：

本文为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9YB037），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8SKYB07）《“花儿”活态传承的影响因素及其促进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Inheritance. Journal of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4:114-118

[13]Xiao Mei.(2014) Music Aesthetic Experience Centered on Physical Realization and Based on Sensory Perception.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Music & Performance),,1:1-3.

[14]Yu Riji.(2014)Research on the Digitalize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WuHan University.

REFERENCES

[1]Teng Xiaotian.(2017)The New Strategy of Hua'er Transmission: One Two Three Four. Journal of Ethnic Art.,1:55-60.

[2]Ke Yang.(1981)Tracing The Origin of Hua'er.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2:60-68.

[3]Fan Changfeng.(2003) T he System of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hua'er with the Thought and Expression.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Art Edition.,4:27-33.

[4]Wang Hongming.(2002) Lianhua Mountain and "Hua'er" of Lianhua Mountain.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Lanzhou.

[5]Wang Hongming.(2002) Lianhua Mountain and "Hua'er" of Lianhua Mountain.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Lanzhou.

[6]Qiao Jianzhong.(2009) Land and song.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Shanghai.

[7]Teng Xiaotian.(2017)The New Strategy of Hua'er Transmission: One Two Three Four. Journal of Ethnic Art.,1:55-60.

[8]Tao Yufang.(2012)Ningxia Liupanshan Hua'er Culture Ecosystem Conservation Area Construction Research.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9]Ke Yang. (2002)The carnival of poetry and song.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Lanzhou.

[10]National Internet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9) Statistic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 China. 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11]Gao Xiaokang. (2012)Cultural ecological niche: ecological "red lin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hina culture daily.,8:1-2

[12]Wu Yulin.(2014) Hua'er Tea Garden and Its